



語文與寫作概論

- 一、漢語與漢字
- 二、句子和文法
- 三、寫作原則與過程
- 四、如何修辭

本單元包含「漢語與漢字」、「句子和文法」、「寫作原則與過程」、「如何修辭」四部分。先由漢語、漢字的性質與應用談起，進而分析詞與句的正確組合方式；再由詞、句的組合，談到完成一篇文章的基本原則；其後談如何修辭，使文章在內容、形式上更加精鍊與優美。

一、漢語與漢字

人類用以表情達意的系統溝通工具，是先有語言而後才有文字。語言的表現形式是一連串的聲音，而內涵則是詞彙和語法構造。詞彙中的「詞」是音、義的結合體，它是語言表意的基本單位；「字」則是文字書寫的基本單位，它的基本要素除了音與義之外，更有「形」的存在。我們閱讀古今文獻、行文寫作，是以文字為媒介，因此對於漢字形音義三要素的性質、內涵與特色必須有基本的認識，下文先簡介世界語言與漢語的分類，再分述語音、漢字與詞義概說。

語言是人類特有的一種複雜而精緻的交接工具。它不僅是人們互相聯繫、交際的工具；也是人們認知事物、認識世界、進行思維的工具。藉著語言，人類才能將過往所累積的經驗、創造的文明，一代代地傳遞下來。

人類發展出語言，不過數萬年歷史，可以推想，溯往遠古，人類族群與人數越稀少時，語言的種類也應該越少，而後隨著遠祖們遷徙分布地球各處，歷經時、空的演變，才逐漸演化出目前分布世界上，總數至少在三千以上的各種語言。

根據現代語言學家的研究，將古今各種語言，依其親疏遠近加以剖析，歸納語言的譜系（層級是：語系—語族—語支—語言），至少可以推斷出十幾個語言大族群：漢藏語系（漢語、傣語、苗語、藏語等）、阿爾泰語系（土耳其語、維吾爾語、蒙古語、滿州語等）、南島語系（馬來語、爪哇語、毛利語、臺灣原住民語等）、南亞語系（高棉語、門達語等）、印歐語系（包括分布於印度經小亞細亞至整

個歐洲的各種語言，如印地語、德語、英語、法語、俄語、義大利語等）、烏拉爾語系（芬蘭語、匈牙利語等）、閃含語系（阿拉伯語、希伯來語、索馬利亞語等）、達羅毗荼語系（南部印度語）、極北語系（在亞洲極東地方）、其他語系（係屬尚不明的，如日本語、朝鮮語、美洲印地安語、非洲班圖語等）。

中國境內使用著五種語族的語言：漢藏語族、阿爾泰語族、南亞語族（在雲南）、南島語族（在臺灣）、印歐語族（在新疆）。使用後三種語族的人數很少，前兩種是中國境內主要的語族，特別是漢語，更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，約占了全球五分之一。

語言的流傳，就時間縱向而言，雖然是父傳子、子傳孫地口耳相傳，但是經歷了一段漫長歲月，語音往往會產生明顯的差異（例如古代詩歌中的某些押韻字群，用現代北平話來唸，許多已經變得不押韻了），再加上異地空間阻隔的因素，同一種祖語就會逐漸演變出一些地方性質的語言變體。漢語歷經上古音（先秦至漢魏）、中古音（晉至宋）、近代音（元代至清末）的演變發展，在現代又可析分成數種「方言」：

- (1) 北方官話——中國北部和東北各省；其中北平受教育的人的語言，成為現在的「國語」。
- (2) 西南官話——四川、雲南、貴州、湖北各省。
- (3) 下江官話——江蘇北部和安徽省。
- (4) 吳語——江蘇南部和浙江省。
- (5) 閩北語——以福州為中心的福建省北部。
- (6) 閩南語——以閩南及廣東的潮汕為中心，擴及臺灣、海南島。
- (7) 客家語——分布於江西南部、廣東東部、福建西南部；在湖南、廣西、四川、臺灣也各有一部分。
- (8) 粵語——分布於兩廣、海南、香港等地。

漢語的語音，雖然經過不斷地變化發展，但古今漢語始終保持著「單音節」與「有聲調」的主要特徵。在漢語裡，大部分的詞素是單音節的（如：天、人、國、文、鳥、鐵、然、而等等，分別用一個

漢字來代表它)。越往古代越是以單音節詞為主，例如《論語·學而篇》中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」九個字，所記錄的都是單音節的語彙；即使到了後代，作為書面語的文言文仍然傾向維持這種樣貌。

不過單音節語容易面臨因為同音字太多而影響語義辨別的難處，如「先[√]又後婚」是「先友後婚」還是「先有後婚」？整理「儀」容與整理「遺」容有陰陽之隔。又如國語中與「亦」同音的字：意、易、義、億、役、益、憶、抑、譯、裔、藝、異、逸、液、毅、翌、翼、疫、邑等即不下百個。解決這種語言上的困擾的最主要辦法之一，就是逐漸將單音節詞彙演變或組合為複音節詞（指兩個音節以上的詞彙，又稱多音節詞，但以雙音節詞為多），如上述〈學而篇〉九字中，「學」變成「學習」、「時」變成「時常（或按時）」、「習」變成「溫習（或實習）」、「不」變成「不是」、「說」變成「喜說（悅）」（了解了這種演變趨勢，當我們讀古代文言文時，只要將單音節詞適當地更改為雙音節詞彙，就比較接近白話文了）。儘管仍然有「覆議」與「復議」、「附議」；「意義」與「異議」、「異義」；「權利」與「權力」、「全力」、「拳力」之類的同音詞彙，但終究已是少數。雖然現代漢語詞彙逐漸雙音節化，但從「詞素」而論，它的特徵仍然是多屬單音節的。

印歐語系、阿爾泰語系等的語言中，都沒有聲調，只有重音和重讀而已，但漢語卻具有聲調的成_分，以聲調辨別意義，是漢語的特點。古代漢語有四種聲調的區別：平、上、去、入聲；中古音時代，各聲之下又分成陰、陽兩調，因此共有「四聲八調」。演變到現代漢語，南方的方言仍多保留了四聲的特點，但客家話有六個調，閩南語有七個調，廣東話則多至九個調。聲調越多，學習起來越困難，北平話除了聲母、韻母的音素系統較簡易外，聲調上更只有三聲四調（入聲字自元代以來已經消失），學習起來自然較為容易，因此便被選擇作為「國語」。

3. 漢語語音特色的應用

(1) 同音字的運用

ㄣ、同音文

漢語這種以單音節詞為主的語言，雖然偶有因同音字混淆而致使語義不清的缺點，但從另一角度來看，同音字眾多的特色，在文學上卻可另有一番妙用與趣味！最極端的莫過於「同音文」的創作，它是利用語音相同的文字組合而成的「文字遊戲」（此時聲調的不同並不列入限制），以下是趙元任有名的「一篇同音文〈施氏食獅史〉」：

「石室詩士」施氏，嗜獅，誓食十獅，氏時時適市視獅。十時，適十獅適市；是時，適施氏適市。氏視是十獅，恃矢勢，使是十獅逝世，氏拾是十獅屍，適氏石室。石室濕，氏使侍拭室。氏始試食十獅屍，食時，始識是十獅屍實石獅。試釋是事。

ㄣ、諧音雙關

古樂府、民歌、小說、對聯等作品中常使用的「諧音雙關」修辭法，即一個字除本字所含的意義外，又兼含另一個與本字同音的字的意義，這也是漢語同音字眾多特色之下的產物，例如：

「始欲識郎時，兩心望如一。理絲（思）入殘機，何悟不成匹（諧音「匹配」的「匹」）？」（子夜歌）

「打壞木棲，誰能坐相思？三更書石闕，憶子夜題（啼）碑（悲）。」（讀曲歌）

歌)

「罷去四五年，相見論故情。殺荷不斷藕（偶），蓮（憐）心已復生。」（讀曲歌）

「朝登涼臺上，夕宿蘭池裡；乘月採芙蓉（夫容），夜夜得蓮（憐）子。」（子夜夏

「憐歡好情懷，移居作鄉里；桐樹生前門，出入見梧子（吾子）。」（子夜歌）

「楊柳青青江水平，聞郎江上唱歌聲。東邊日出西邊雨，道是無晴（情）卻有晴

（情）。」（竹枝詞）

「賈島醉來非假倒；劉伶飲盡不留零。」（對聯）

「兩船並行，櫓速（三國東吳大臣魯肅）不如帆快（西漢初武將樊噲）；八音齊奏，笛清（北宋武將狄青）難比簫和（西漢開國功臣蕭何）。」（對聯）

有時小說的作者會刻意賦予小說中的人物某種諧音意義，如有人認為《紅樓夢》中的「甄仕隱」諧音「真事隱」，「賈雨村」諧音「假語村」，而「元春」、「迎春」、「探春」、「惜春」則是諧音「原應嘆息」。這些諧音雙關的運用，造成語言的委婉含蓄或幽默風趣，引發讀者思索而感到餘味無窮。

利用同音（或音近）的條件造成的諧音雙關語，也廣泛運用在我們生活周遭。民俗的運用上，如娶親時用秤掀新娘蓋巾，象徵「稱」心如意；請新娘食用棗子、花生、桂圓、蓮子熬成的甜湯，意在祝福「早生貴子」。年節時，吃年糕，代表「長高」、「高陞」；吃髮菜，取義「發財」；吃生菜，則取「生財」之義；擺置桔子、梨子，祈願「大吉大利」；不慎打碎物品，趕緊口念「歲歲平安」；年畫上畫雞、磬、魚，代表「吉慶有餘」。語言中的「歇後語」，也有同音相諧一類：外甥打燈籠——照舅（舊）、孔夫子搬家——淨是書（輸）、火燒紅蓮寺——廟災（妙哉）、孔夫子的徒弟——賢（閒）人。其他在廣告、文宣、新聞標題、商店名稱、笑話上等處的運用，更是隨時可見，讓我們日常生活中

增添了不少趣味！

(2) 雙聲、疊韻的運用

除了同音的關係，古人很早就發現了漢語語音極容易發生部分相同的關連——「雙聲」與「疊韻」，而在構詞或文學創作時加以運用。古人將漢語的每一個音節分析成三個成分：聲母、韻母與聲調。聲母是指一個音節的開頭部分，韻母則是一個音節的後面部分（韻母的結構再分析得細密一些，是由介音——或稱韻頭、主要元音——或稱韻腹、韻尾三個段落組成）。如果一個雙音節的詞彙，上下兩個音節的聲母成分相同，即稱為「雙聲」；若韻母成分相同且聲調相同，則稱為「疊韻」。有時聲母相近，發音部位相同的雙音詞（如「清新」），或韻母介音不同的雙音詞（如「笑傲」），或韻母相同而聲調不同的雙音詞（如「莽蒼」），也可以放寬認定為雙聲、疊韻。

前面說過，漢語裡大部分的詞素是單音節的，不過也有一些詞素其實是複音節的，例如擬聲詞「撲通」、「嘩啦啦」、「劈里啪啦」，音譯詞「菩薩」、「巧克力」、「奧林匹克」，聯綿詞「參差」、「蜘蛛」、「從容」、「逍遙」等，各組詞彙或二或三、四音節，但都是具有意義的最小單位，不能分割成一個個的單字來解釋。換言之，如果這些複音節詞素直接成為一個「詞」，即是複音節的「單純詞」，而非經由不同詞素組合而成的「合成詞」。其中聯綿詞的兩個音節的結構若加以分析，可以發現大都是具有「雙聲」或「疊韻」關係的，以下再舉一些聯綿詞的例子：

雙聲聯綿詞：流連、流離、輾轉、顛倒、躊躇、鴛鴦、伶俐、玲瓏、彷彿、踴躍。

疊韻聯綿詞：轟隆、逍遙、蕭條、猖狂、綢繆、悠遊、蹉跎、窈窕、螳螂、鞦韆。

還有一種雙音節的單純詞，上下兩個音節既雙聲又疊韻（實際上即是同音），如：「關關」雉鳩、

「呦呦」鹿鳴、逃之「夭夭」，「灼灼」其華、氓之「蚩蚩」、有狐「綏綏」、「淒淒」、「慘慘」、「戚戚」、大弦「嘈嘈」如急雨，小弦「切切」如私語。「嘈嘈」「切切」錯雜彈，大珠小珠落玉盤，這些詞彙被稱為「疊字」或「重言」，它們的性質與雙聲、疊韻聯綿詞相當，因此也可稱為「疊字聯綿詞」。這些聯綿詞，在詩文裡，或圖寫形象，或描繪動作，或模擬聲音，除豐富作品內容與情感、增進辭語的修飾，更自然地具有諧和音節的功用。

除了天籟自成的聯綿詞，古代詩人也常常利用兩字雙聲或疊韻作為修辭手法。例如杜甫〈宴王府君宅〉：「吾徒自漂泊，世事各艱難。」其中「吾徒」、「艱難」是疊韻關係，「漂泊」、「世事」是雙聲關係。又如白居易〈自河南經亂，關中阻飢，兄弟離散各在一處，因望月有感……詩〉：

時難年荒世業空，弟兄羈旅各西東。

田園寥落干戈後，骨肉流離道路中。

吊影分爲千里雁，辭根散作九秋蓬。

共看明月應垂淚，一夜鄉心五處同。

此詩中大量運用雙聲（難年、寥落、干戈、流離、一夜）與疊韻（骨肉、九秋、垂淚，第二句「弟」「西」疊韻隔用、第五句「千」「雁」疊韻隔用），使得聲調格外地諧美。

此外，繞口令這種民間文藝形式，如：「老和尚端湯上塔，塔滑湯灑湯燙塔」、「板凳不讓扁擔綁在板凳上，扁擔偏要板凳讓扁擔綁在板凳上」、「牆上掛隻斗，地下臥條狗。斗掉扣狗頭，狗嘴咬住斗。不知是斗扣狗，還是狗咬斗」，具體加以分析，可以發現其中穿插了大量的雙聲、疊韻關係，因此說快了，就容易拗口而出現差錯。

若比較雙聲與疊韻二者，疊韻的運用更加廣泛，因為中國古典詩歌（包含詩、詞、曲、賦等）都是

必須要押韻的。

(3) 聲調的運用

漢語聲調雖有四聲之分，但由聲音長短的性質區分，平聲唸時可以拉長聲音，而上、去、入聲，聲調或升或降，是屬於比較短促的聲音，因此自南北朝以來，文學家又將四聲分成對立的兩類：平聲與仄聲（包含上、去、入聲），並將這種分類應用於文學的創作中，認為平仄（長短）交錯遞用，律有定格，可以錯綜字調之低昂，和諧文辭之節奏韻律。在詩歌方面，經過不斷的實驗，最終形成格律嚴明的唐代「近體詩」（其他如詞、曲、對聯等也都各有其應遵循之「格律」），以下試以兩首詩作比較（所標平仄聲乃古音的情況）：

〈迢迢牽牛星〉（東漢末古詩十九首之一）

迢迢牽牛星，皎皎河漢女。
（平平平平平，仄仄仄仄仄）
織織擢素手，札札弄機杼。
（平平仄仄仄，仄仄仄平仄）
終日不成章，涕泣零如雨。
（平仄仄平平，仄仄平平仄）
河漢清且淺，相去復幾許？
（平仄平平仄，平仄仄仄仄）
盈盈一水間，脈脈不得語。
（平平仄仄平，仄仄仄仄仄）

〈旅夜書懷〉（杜甫）

細草微風岸，危檣獨夜舟。
（仄仄平平仄，平平仄仄平）
星垂平野闊，月湧大江流。
（平平平平仄，仄仄仄平平）
名豈文章著，官應老病休。
（平仄平平仄，平平仄仄平）
飄飄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鷗。
（平平平平仄，平仄仄平平）